



▼张静娴、岳美缇
《牡丹亭·惊梦》



■蔡正仁
《牡丹亭·叫画》



■计镇华
《十五贯》



■梁谷音《蝴蝶梦》



举手投足皆是默契

说说上昆三部年末大戏里的老搭档们

今晚起，上海昆剧团的经典之作《十五贯》《牡丹亭》《蝴蝶梦》将连续三晚在ET聚场上演，因每一场都有国宝级昆曲艺术家登台，引得观众争睹昆曲名家风范，开票当天就创下12小时票房超50万元的佳绩。尽管已经是倒背如流的看家戏，老艺术家们仍然带着三分生，连续多日泡在排练厅一遍遍抠戏，默契程度不用多说，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便已经替代了语言……

“恋人”“暖男”，经常以官生乃至帝王形象出现在舞台上的蔡正仁则是“老公”“霸道总裁”。

作为眼下拥有《牡丹亭》最多演出版本的上昆，今年6月，这四位昆曲国宝级演员领衔

上昆中青年名家在武汉带来大师典藏版昆曲《牡丹亭》，此番也以同样的版本回馈上海观众。12月11日，梁谷音、张静娴、沈昶丽、余彬、罗晨雪5位杜丽娘，蔡正仁、岳美缇、黎安3位柳梦梅，再度为申城奉上经典演绎。

《蝴蝶梦》

今年3月，梁谷音在东方艺术中心演了全本《潘金莲》，那时她担心的不是体力而是身材，因而戏中展现腰身的“挑帘裁衣”一折由学生演绎。12月12日的演出，是时隔7年再度上演的《蝴蝶梦》，梁谷音不得不感叹：“得服年龄的，像‘搨坟’‘劈棺’这样的戏，以后总归都要留给年轻人来演。”这出戏总共只有4名演员，演员越少，主演就越累，尽管体力消耗很大，她仍然坚持和老搭档计镇华从头演到尾，为的就是让观众满意。

当初选择演出剧目时，梁谷音给计镇华报了几出戏，最后计镇华选了《蝴蝶梦》，因为是给梁谷音配戏，生过大病的计镇华可以轻松些，但这并不意味着懈怠，毕竟，演戏来不得虚的，是要动真感情的。这对合作了60多年的老搭档，互相夸赞起来毫不含糊，一个说“梁谷音当然很完美了，到这个年纪基本功一点都没有退，还像30年前一样英勇”，一个说“我是计镇华老师的崇拜者，和他演戏很过瘾”，梁谷音还向另一位老搭档、未参与此次演出的刘异龙喊话：“要是我们的老蝴蝶刘异龙也加入，我们这个戏就更完美了！”

本报记者 赵玥

青年文艺家 速写 12

王占黑

越熟悉越喜欢

取这个带着点“江湖气”笔名的作家，其实是个90后姑娘，带着羞涩与腼腆。同时，她也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不声不响带了两年高三毕业班，担任过班主任。对于“在任教的学校里，会不会有人把你混淆为学生？”这样的问题，王占黑早已司空见惯：“会啊，经常，学校里新来的门卫会拦住我问半天。”

占黑的来历，源自她的小名“点点(點)”的拆解，那么乖巧的小名对应下的童年存在于浙江嘉兴一个老社区里。童年的“点点”没什么同龄的朋友，看待小区里每个大人都是很高大的，声音很洪亮的，这些人多是自己的祖辈和父辈。于是，王占黑的小说集《空响炮》写的是老社区里的市井民生，如棋牌室里的常客，路边摊的卖菜农民，协管社区杂务的大妈……“我对市民文化感兴趣，看看广场舞，看看球赛，玩玩棋牌，都是我熟悉的场景。有些人，熟悉了就厌倦了，但我，熟悉了就更喜欢了。”

最初，她是凭着年轻人一腔写作的冲动开始在豆瓣上写，第一个主人公就是一个彩票店的售票员。渐渐地，对小说本身的要求增加提高，对于人物的描写就不仅仅限于真、像的要求，写作对象的把握不再止于人物，还有人所在的历史，以及空间，这便向着小说的更深更丰富处延展。

年轻自然生活经验有限，有一些读者会与王占黑把细节常识当作一门学问进行讨论。但杂志社的催促也好，网友的讨论也好，都对王占黑没什么影响，也无法改变王占黑按自己既定计划来走的习惯，就像她所说的，“写作需要的是一个发自内心的推动力。”

写作占据了“老师”王占黑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从班主任转到任课老师后就觉得轻松了许多。为了避免每天上班的长途跋涉，她索性把住处租在学校附近，回家弄点简单的晚餐，就开始写作。住处空间不大，王占黑就地铺一张瑜伽垫，把电脑放在茶几上，随意，不讲究，完全置许多人追求的都市白领、中产阶层的生活标准于不顾。

“我大概之后想要再写的是城市漫游的东西。”曾经串联起各个社区和大卖场之间的超市免费班车进入了王占黑最近的写作题材。王占黑说回忆就像背着走的行囊，随时随地可以从其中取材，她现在的观察思考都与以前有关，那写完了呢？“那就尝试一些别的，城市一直在更新。”

本报记者 徐翌晟



丹青不知老将至

书法篆刻家刘一闻三部著作发行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中国书法最高奖兰亭奖艺术奖获得者、著名海派书法篆刻家、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刘一闻新著《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丛书·刘一闻》《三德馆印迹》《一闻艺谭》三书出版发行仪式暨座谈会昨在市文史研究馆举行，昨天也正好是刘一闻七十岁生日。

刘一闻1949年出生于上海，与共和国同龄。他师承苏白、方去疾、方介堪、谢稚柳等名家，上世纪80年代便在世界崭露头角，2016年在上海成立“刘一闻大师工作室”。多

年来，他形成了自身书画印完整的创作体系和迥异时趣的典雅风格，也是上海博物馆书画、篆刻研究方面最为重要的专家之一。

三部新作中，《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丛书·刘一闻》为上海市文史馆主编的系列丛书，收入书画绘画等作品200件，包括书画文献、艺术大事记等，较为完整展现其创作历程和创作成就。目前该丛书已出版六卷，前五卷都是国画系列，此次刘一闻卷以书法系列为主，兼有国画、文选等。《三德馆印迹》收入印章200余枚，皆为刘一闻近十年来的创作。《一闻

艺谭》则是他60岁到70岁间的学术思考。

1990年夏天，谢稚柳将刘一闻推荐到上海博物馆从事书画研究工作，他的重心从创作转向馆藏书法的研究，策划上海博物馆书法馆展览。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钢昨天透露，由刘一闻担任主编的《上海博物馆楹联藏品》将于近期出版，这部巨著是“上海博物馆藏品大系”的第一部著作，也是刘一闻研究员在上博工作“收官之作”，光是序言便有5万字之多，系统梳理了上海博物馆的楹联藏品。

无论是书法、印章还是理论功底，刘一闻都获得了成功。谢稚柳先生口中那个“很有前途的小伙子”，三十多年一晃而过，成了古稀老人。丹青不知老将至，在收到诸多的祝福后，刘一闻幽默地回答：“这些话以前都是说给老先生听的，现在终于轮到了我。才气、灵气什么都是大家的溢美之词，朝气，我一定是有的！”

刘一闻用两枚闲章自勉：素以为绚，绚以为淡，

